

荒野志

黄菊 | 主編

卷外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行李

TravellingWith

02

荒野志

黄菊
主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野志 / 黄菊主编. —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ISBN 978-7-02-014423-5

I. ①荒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9367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 汤 森

装帧设计 李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2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23-5

定 价 7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序

有一管时光之笛

一天和德国人老阿聊起西伯利亚平原，他建议我去看看。其实心里一直有那个“穿越西伯利亚火车”的想象，还真挺有兴趣。

人活在环境里，以所处的环境作为参照，所有的关系、自我认知，都是环境的镜像。漫长的自我塑造里，人被拗出一个“自我”，是适者生存的那个自我。出门旅行的意义，就在于参照系的改变。环境改变了，原本那个社会性的自我似乎可以被清零。朋友说，旅行会重新定义自我，但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自我的消失。这世界上有太多的风景，这个消费时代也教会了“生活方式”“旅游认识世界”这些稀释人生的见鬼概念。我颇赞同赫尔佐格对于行走的态度，以及他“旅游是罪孽，旅行是美德”的“歪理邪说”，身体是丈量世界的好媒介，但身体不仅要到场，还需要确实到达。时间带来见识，见识多了，感官也会疲软。

长久的对于自然的疏离和想象一直伴随着我的时间，出门旅行，人文景观固然充满魅力，但自然本身已经是人最重要的功课了。在一种身份里待得太久，困境不断，时不常地，会想念山川旷野。面对一片舒展绵延、经年沉默的风景，其实可以用“单调乏味”来形容，它的单调在于，以人为参照的时间尺度消失，而诞生了一种覆盖一切的隽永力量，包括自我。那些纠缠不休、困惑已久的命题，都随着语境的变化而烟消云散，不再沉重，令自我回归到尘土一般的存在。真遇到那样的地方，你会马上认出，而情感沸腾，却陷入失语，体验接近圣灵附体。

十几岁正值青春期的时候，在中央美院附中读书，有课程美其名曰“下乡实习”。需要自己打点背包，装上被褥、脸盆、衣物、画具等，最外面一层是块塑料布，打包时保护行李，落脚后铺在床上，防水防虫。最帅的是用军用背包带扎好，做一付双肩背的背带，就上路了。那种生活确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烙印，除了去看一些古代的绘画雕塑，下乡实习的主要内容是到农村写生。年轻时一切都过剩，体力过剩，情感过剩，在山里走路最消耗，也最释放，记忆中有几次漫无目的的行走，都发生在青春期的那段时间。说漫无目的，还是会有个方向，但感觉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，在身体透支之后，依然可以用一种奇特的节奏继续走，精神好像自肉身出离了，脑子里不断冒出各种幻象和语句，但不在全然的意识之内。在那种极限状态下，美，而且好。由此我爱上走路，爱上爬山，爱上山。

在尼泊尔爬山的时候，弄坏了膝盖。尼泊尔地处珠穆朗玛峰的南坡，很奇特的是，在极为狭窄的、最为倾斜的空间里，有从平原到世界屋脊的各种地貌。从最南端向北望去，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国家从平原、丘陵，逐渐上升到小山、雪山的整个阶梯状面貌，也有很多条徒步和登山的经典路线。

我选择在博卡拉去爬一个 Hill。我对挑战最高峰不是很有向往，但雪山近在眼前的壮美确实吸引了我，跟了一个向导上山。当地的夏尔巴人天生是爬山的高手，我在女性里不算怂的，但爬着爬着，我的背包就在他身上了，他要不断地停下来等我。第二天晚上，已经到了 Hill 脚下，因为寒冷，数码相机已经不工作了。住的旅馆叫“Moonlight”，我的床贴着窗户，半夜像是被照醒，才知道旅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抬眼就看到巨大的月亮在头顶，我

也才发现自己确实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，曾经经过的村落，都在我下方的山谷里，月光把人间照得清澈，四处都是雪了！

凌晨四点开始爬山，为了赶一场可以预期的节目：看日出。和白天一路游客的情形不同，几乎不见人影。向导依然在我十米开外，我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，高原干燥，虽然是雪，踩在脚下“咯吱咯吱”地响，这是世界上全部的声音。一旦停下脚步，就是一片寂静，只有眼睛有事可做。月光还是亮得晃眼，我意识到是因为周围全部都是雪，成了夜空里巨大的反射墙，天上还布满星辰，我眼睛看看天，一闪一闪，看看地，一闪一闪。这一切如果拍下来，不过是一幅恶俗的圣诞卡片，但当时的情境，像是被锁定在绚烂璀璨的梦境里。我走走停停，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。

许多事情没有同在，其实很难和人分享，即便同在，也不一定可以同感。我们描述的能力非常有限，语言有时只是制造了很多障碍。我能想起来，在路上很多个无法言表的时刻，一部分是可以描述，一部分是在语言之外，有的至今未知，还没有向我显现出表象之下的意义。那些令人感动、触动的时刻，就留在记忆里，闪闪发光。那些事物仿佛注定在你生命里，以不同的面目显现在我们眼前，仿佛也构成了我生命里无比重要的刻痕。而我也在想，这些东西对于每个人的特殊意义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它们会穿越日常，启示性地刻在心里，从不曾褪色？

接到黄菊邀约的时候，正好在印度，又是另外的尺度。印度是个让中国人都会觉得密度太高的地方，各种声音分贝都高，那种混沌状的多样性，无法被现代性消化，身处人间城郭，却也有荒野之感，因为那样的凶险已经很陌生了。在印度，我始终会模糊、但顽固地感知到一个词汇，如同在静穆的自然面前感知到的

那样：生命感。生命在生息之间，没有个体特别凸显出来，万物喧嚣，在同一韵律里呼吸。

认识黄菊十年有余，也是她在微博时代坚持了多年的博客的忠实读者。对她惊人的工作耐受力印象深刻，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她惊人的感知力。不管以前做杂志，还是现在做“行李”，她都是个敏感的发现者和美好的倾听者。这本书里的人不管干了多惊天动地的事，都是普通人，只是他们选择了一件特别的、身体极限的事做，经验让他们对世界去除了很多自以为是的附会和偏见，非常动人，我看到的不是猎奇，而是人心的朴素。

时代是大步流星的，与时俱进成了现代人的刚需，由于大脑过于发达而成了空心，人那点困惑永远在，我们失去的技巧可能是生命最基本的情感技巧。在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时代，黄菊说做这本集子“最关注的还是人，探索人，探索自己，只是借此观察的场景，在荒野而已”，我们爱谈生活方式，爱谈跨界、新价值，还有最时髦的人工智能，其实人还在的时代，我们的真切命题依旧还是关于人，而且是最朴素的人性。解决了这些问题，“时间”才不会是“时代”的同义词。

向京

2018年5月于北京

目 录

序 有一管时光之笛 向京 / 1

蒂姆·寇普 重走成吉思汗之路 / 4

老独 雅鲁藏布独行记 / 16

寒山 沿路行走，直到自己变成道路 / 36

乔阳 白马雪山与绿绒蒿之恋 / 60

奚志农 云上的家庭 / 82

张瑜 我爱刺猬、绿头鸭，还在床上养了 40 只螳螂 / 100

李国平 看山只看极高山 / 120

罗静 纵使世界忘记我，山会记得我 / 140

张亮 扁带人生 / 158

爵士冰 探险是为了明白回家的路有多美 / 174

程远 为了对抗孤独，我跑了十年 / 208

张诺娅 如果这条路是安逸的、安全的，我宁愿停止旅程

——太平洋山脊小径徒步 / 228

孤身徒步 3500 公里

——阿帕拉契亚小径徒步 / 246

如果你不关心那里，登顶 N 次又如何？

——尼泊尔 8000 米雪山区域徒步 / 268

走到极致，每一刻都是彼岸

——大陆分水岭小径徒步 / 288

后记 / 311

荒野志



蒂姆·寇普

Tim Cope

澳洲人蒂姆·寇普慢慢长成了一个旅人应有的样子：
头发凌乱，衣服脏兮兮的，充满生命力和野性的自由。
从蒙古国到匈牙利，行程 10000 公里。
他带着几匹马和一只狗，在没有道路，没有围栏，
不用计算时间的旷野里，整整走了一年多。
远离城市的旷野才是他梦境所在之地。

[摄影 / 蒂姆·寇普]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蒂姆·寇普 重走成吉思汗之路

2014年，我在号称“户外奥斯卡”的班夫山地电影节上看到纪录片《追寻成吉思汗之路》：不会骑马的澳大利亚青年蒂姆·寇普（Tim Cope），和他的五匹马、一只狗一起，沿着成吉思汗曾经走过的足迹，用三年时间，在旷野里走完了10000公里……我深感震撼，久久不能平静，好像旷野就在咫尺之外召唤我。一年后，他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演讲，于是有了这次对话。

〔笑飞 2015年春天采访〕

行李 在追寻成吉思汗之路之前，听说你还做了几次长途旅行？

蒂姆·寇普 1999 年，我 20 岁时，进行了第一次长途旅行。那次我和朋友克里斯（Chris Hatherly）一起，从圣彼得堡骑车到北京，10000 公里，路上穿过整个俄罗斯和蒙古。我们花了 14 个月，一直骑到 2000 年才结束。

行李 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？

蒂姆·寇普 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对俄罗斯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对中国也是。看地图时，发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，但我对它一无所知，所以我很想知道，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什么样的人？地形和风景如何？诸如此类。

第二次长途旅行时，我还是选择了俄罗斯。这次一共三人，从西伯利亚出发，划一条木船，沿叶尼塞河而下。因为要在北冰洋冻结之前抵达终点，基本上是每周 7 天，每天 24 小时，一直在小船上划啊划啊，划了 5 个月。

行李 为什么选择这条河？

蒂姆·寇普 我被这条河迷住了，它从西伯利亚南边发源，一路向北，最后汇入北冰洋，是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，也是西西伯利亚平原和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分界线。沿途地貌从森林、苔原变化到极地，我想看看它们变化的过程，还想了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，那一带有多少民族。它就像一条神奇的通道，带着你穿过那些美丽的景色。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，河面足足有 60 公里宽！

行李 然后就开始了成吉思汗之路？

蒂姆·寇普 是，这是我第三次长途旅行，沿着成吉思汗走过的足迹，从蒙古

骑马走到匈牙利。我从小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探索一个没有围栏、不用考虑星期几和几点钟的地方，而且我对成吉思汗很感兴趣，他是马背上的帝王，建立了那样庞大的帝国，作为所谓的“野蛮人”，怎么能做到这样？我对沿途的文化、民族都很感兴趣。

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有一天妈妈走到我的房间来，和我开玩笑，问我想干什么，我说我想从蒙古国的首都骑马到匈牙利。我妈简直要晕倒了，她的惊讶也有道理，因为我不会骑马，甚至对马还有点阴影，因为我7岁的时候曾经在骑马时摔下来，摔断了胳膊，不得不送往医院。不过我心意已决，我想知道哈萨克斯坦、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是什么样的，还有蒙古马，这些马据说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马的后代。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点：它们都深受苏联影响。

行李 你是通过历史资料来确定路线，还是只确定起点和终点，中间随心所欲地走？

蒂姆·寇普 我在出发前做了很多功课，查了很多资料。不过到每个地方时，我发现我得把那些计划扔在一边，一边走一边重新学习。我出发时还不会骑马，所以得从头开始学习骑马。上路的第一天，我不敢骑马，马也不敢让我骑，所以我们一起走了一整天。我还得学习在冬天、夏天如何在野外生活。冬天最冷的时候有零下52度。我有一双高到膝盖的靴子，还有件非常保暖的羽绒服，但我的睡袋只适用于零下30度，不过我和我的狗蒂贡（Tigon）睡在一个睡袋里，它帮助我保持睡袋里的温暖。马就待在外面，它们无所谓。

行李 一天里都是怎么安排日程的？

蒂姆·寇普 如果在冬天，早晨天还黑着我就得爬起来。天冷得很，我得把所有衣服都穿上。然后出帐篷，喂马，给它们梳毛、清理，把毯子盖上。再给我和蒂贡弄点热食，它常常偷吃我的食物。太阳出来后，我就开始出发。在日落之前能骑多远就骑多远，一般来说是

每天 15 公里左右，幸运的话，能达到 20 公里。白天我几乎不能停下来吃午餐，就是一直走啊走啊。夏天就正好相反，因为白天太热，我得晚上赶路，夜里虽然没有太阳，但大部分时候有月亮和星光，很美，而且我有手电筒，走一段时间后，眼睛会适应黑暗。

行李 到处一片荒野，怎么找路？

蒂姆·寇普 如果附近有人，我就问路，不过总的来说，我得靠指南针。朋友跟我开玩笑说，如果你走着走着，听到遇到的人都在说法语了，就说明你走过头了。我需要找有水草的地方露营，因为马每天都要喝水吃草。但在地图上，你没法看出哪里有水，哪里有草。我也会在行李里给马带点麦子、燕麦和玉米这样的粮食，也就 15 公斤，只够吃 5 天。

行李 为什么要选择骑马？

蒂姆·寇普 因为马是进入哈萨克斯坦、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偏僻地方的唯一工具。在我骑完自行车，也就是从圣彼得堡到北京的 10000 公里后，我发现自己不喜欢在现成的路上行走。我很喜欢骑马到处走的感觉，它可以带着我走到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地方。那里的一切都是野生而自然的，没有围栏，没有周一到周五和每天 24 小时的规定，我可以摆脱从小到大社会规范给我的各种限制。

行李 路上遇到的人怎样？

蒂姆·寇普 这里的人可能没多少钱，但他们慷慨大方。我骑车那趟旅行，在西伯利亚遇到一个人，他开着卡车，遇见我们时，从车上下来邀请我们一起喝伏特加。我说不了，喝完 5 杯我就没法骑车再走 8 公里了。他很生气，说，难道你觉得我喝了 5 杯伏特加后开车就容易吗？这就是这里人的性格，他们乐于分享，也很容易把别人当作朋友，尤其是想想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，就觉得这更不容易。



秋天的荒原上，
草、马、蒂姆·寇普，
全都金灿灿的，
他已经与周遭环境完全融合，
已经成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。

【摄影/蒂姆·寇普】